

說唱  
 晴天傳  
 劉高書



東北書店印

# 說唱晴天傳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四臭肉歷迫種地戶 | 八路軍黑夜打梁莊   |
| 第二回 | 二同志初上太平莊 | 毛老道造謠嚇佃戶   |
| 第三回 | 裝進步張同志受騙 | 發號令新團長施威   |
| 第四回 | 當耕牛張大爺喪命 | 報父仇鐵骨頭藏刀   |
| 第五回 | 李大爺被迫出狗殞 | 四臭肉明減暗不減   |
| 第六回 | 廉同志訪問二痲子 | 衆佃戶成立退租會   |
| 第七回 | 二痲子一心減租糧 | 香騷瓜『渾身都是嘴』 |
| 第八回 | 開大會趕走長鼻子 | 毀皮鞭鬪爭毛老道   |

第九回 油舌頭裝鬼扯後腿

王皮匠說服老明白

第十回 四臭肉計窮裝死

衆佃戶遊行示威

第十一回 打倒臭肉全莊真太平

積極建設大家齊努力

# 第一回

四臭肉壓迫種地戶  
八路軍黑夜打梁莊

窮人出血流汗，財主清吃坐穿，窮富到底誰養誰？必須弄個明白。別想前世註定，休說命中該然，減租減息把身翻，全靠自己來幹！

西江月罷，裏面引出一部窮人翻身的故事，說的是山東省，沂州府，太平莊，有一家大地主，這家地主姓王，是從明朝以來的老財主，清朝光緒年間有十頂大轎，出來進去，好不威風，這些贓官刮地皮、喝民血，結果，窮人的土地，統統成了他的，遠近的人，誰不知道：『金梁莊，銀喬莊，不旱不澇太平莊，窮靠富，富靠天，不靠天來靠王家。』周圍好幾十個莊子，只要是好地都是王家的，二百年以前，掛過千頭牌，積德堂是太平莊的首戶，一門出過兩個翰林，現在分爲翰林府，前樓院和後樓院，翰林的子子孫孫都很威風，直到如今，還是太平莊的土皇上，翰林府的當家的是王宏錦，外號人稱『五花蛇』，前樓院的當家的是王宏銀，外號就叫『四臭肉』，諸位明公不知，聽我慢慢的道來。

提起來遠近誰人不知曉

太平莊王家地主有大名

常言道做官就能成財主

又道是財主做官才能行

清朝裏大官做了好幾任

光緒年十頂大轎好威風

終日裏搜刮地皮喝血汗  
良田地一片一片無邊楞

只過的家大業大好興隆  
夜來潮不旱不澇多收成

翰林府名字叫做八卦陣

當中間二層高樓矗天空

周圍裏九十九間瓦房子

俱都是前簷後廈大高廳

若要是外人進了這座院

管保他糊塗不知西和東

兩樓院全是高樓和大廈

盡都是磚瓦輝煌一片明

九個院八十一間大瓦舍

皆分爲三進三出好幾層

光宅舍佔了全莊一大半

眞正是威風凜凜殺氣騰

姓王的園子裏邊無雜姓

衆明公聽我細細說分明

話說翰林府，前樓院和後樓院，光樓房瓦舍就佔去了大半個莊子，又合起來修了一個園子，名叫王家園子，王家園子裏光姓王的，一家外姓沒有，四臭肉常打着響談，伸着大姆指頭說：『只要沾上個王字，至少是頂一頃地的戶，就得擺上『老爺譜』。可是『親生兄弟，財物各別。』富的也只是大門裏頭那幾家子，指地沒有的『窮王』，一百家裏還佔九十五家子，逃荒的，要飯的，挑小挑胡混的，佔了一半還多，王家園子外邊周圍一『葛拉』，都是王家的房戶，一共二百多家子，一家子頂一間小茅草屋，裏面有一百五十多家子，是王家的種地戶子，他們差不多都給王家種了七八十拉輩子的地，可是直到如今，自己還是一鞋地沒有，西頭土墩子上，有三四十家子要飯的，他們大半都是種不起地和老了又絕了後的老佃戶，大門裏頭說這幫人都是長滿了口的廢物，又都是偷雞摸狗的賊種，大門裏頭誰家丟了東西，第二天土墩上必定有人被抓起來吊在樑頭上非刑拷打，翰林府裏老翰林傳小翰

林，一直傳到今天五花蛇和四臭肉，也會擠鼻子瞪眼的對佃戶說：『不是靠着我家王家的地，你連吃屎也吃不成！』『你頭頂着我的，腳踏着我的，穿着我的，吃着我的，骨頭肉都是我王家的。』『要買你的骨頭，你還得添上幾斤肉！』王家的地主真是厲害！翻眼就不給地種，小門一鎖，屋頂一掀，小鍋一揭，牲口糧食都給你留下，叫你馬上捧行李滾蛋！翰林府和前後兩樓院裏，隨便走出一個人來，誰不知道，『皇上的狗都是御的』，只要他用手一指，全太平莊都得亂活撒！自從三年前鬼子在梁莊按了據點，五花蛇把民團編了一個團，投到漢奸剝皮司令下，當了個團長，新綽號叫『抽筋團長』，這一來，太平莊的窮人佃戶，可就更苦了！

自從那鬼子梁莊按據點

太平莊窮人佃戶更可憐

五花蛇抽筋團長多厲害

每日裏這捐那款淨要錢

一個月捐款足够七十種

就是那鷄狗鴨鴨也上捐

好一個要人命的手提款

這一款手到提來不讓閒

他若是伸手問你要一萬

你就是九千九百也不完

列位明公，敢說這些捐款，太平莊上家家都拿嗎？不是，前後兩樓院是一文也不用拿，前樓院裏四臭肉跟剝皮司令拜過仁兄弟，當然更不用拿了，除了他們以外，別的姓王的本家連老六房頭都花的連飯也吃不上了，窮人佃戶們，當然更不用提了。

窮人家平安年頭就難過

一年中就得挨俄大半年

現如今加上漢奸要捐款

真正是火上加油難上難

不用說吞糠嚼菜沒處撈

就算是草根樹皮也難辦

一家家往往幾天不動火

一個個餓的好像嚙嫩老

只餓的三根青筋挑脖子

這一個個仰面朝天長吁嘆

這個說活着不如死了好

這個說這樣日子怎麼過

且不言窮人個戶受苦難

八路軍本是人民子弟兵

這時候大約方有二更半

手榴彈一個一個響成串

從開頭一直打到天快亮

太平莊吓的一夜沒睡覺

一個個往往幾天無飯餐

一個個瘦的筋露骨頭乾

只餓的三根腸子兩根開

那一個個只恨命苦怨蒼天

那個道死了免的受熬煎

那個道什麼時候才算完

咱這裏再把八路表一番

他這回要把梁莊據點剷

忽聽的機槍大炮響連天

炸藥包一聲霹靂震破天

梁莊的漢奸鬼子一窩端

一黑夜人吵狗叫到明天

話說太平莊全莊的人，聽見梁莊炮響，不知道什麼緣故，都吓的心忙意亂，一夜沒敢睡覺，第二

天天不明，二瘋子的閒屋裏，擠滿了人，他們都是四臭肉的種地戶子，各人的心裏，跟揣着個小兔兒

一樣，崩崩的亂跳，駱駝徐東兒，把他那個鍋腰子擠在牆角裏，兩個眼木滯滯的發青，吓呆了，老明

白、徐士貴，手光摸他那幾根鬍鬚子，上牙光和下牙打仗，簡直吓糊塗了，只有二瘋子見的世面多，

胆子大，他二十來歲就闖過江南，四十來歲，在威海燒了九年石灰窰，當過工頭，大前年五十三歲才

回家，矮個子，臉上有幾個甜麻子，兩撇小黑鬚，光棍一條，好喝杯酒，眼睛老是紅紅的，好趕個

集，賭個錢，押個寶，種了前樓院的五畝地，也跟玩一樣，他見衆人吓的這個樣子，心中好笑，他用手把胸膛一拍說：『你們這些人，真是胆小如鼠哇！』

二麻子未曾開口慢騰騰

尊一聲老少爺們聽分明

叫我看準是八路打據點

咱爺們何必胆戰又心驚

我勸你抽袋旱烟別害怕

窮爺們反正不過一個窮

活到頭頂多就是一個死

窮到頭上門要飯算到頂

不管他外邊天塌和地陷

咱還是指地無有窮光精

二麻子說到這裏，用手開開門往外看了一看，又慢慢的關上，低低的聲音對大家說道：『叫我看就是八路真來共共產，還不蠢呢！』

叫我看就算八路真共產

咱爺們指地沒有更相應

二麻子從頭至尾講一遍

衆佃戶各人心裏才安寧

有一些逃荒到過根據地

誰不知八路辦事怪公平

衆佃戶心中止然盼八路

楊大爺站起身來把話明

列位明公，敢說楊大爺是個什麼人物呢？他是太平莊有名的『吹破天』，啦起來就沒有邊，天南海北，他都知道，他說他上過南天門，吃過老山參，喝過觀音菩薩玉淨瓶裏的甘露水，他闖過馬子，當過兵，發華工到過法國，他天不怕地不怕，殺過人越過獄，今年六十多歲了，還挺壯實，花白鬍子，滿臉皺紋，說起話來，像打雷一樣，他把胸膛一拍說：『怕，怕個吊，婊子兒鬼子，我看也到了這天了，八路的根據地，老子也闖過，可真講義氣，我看這些烏龜王八蛋漢奸雜種，也該到了頭



了。』屋裏的人怕出亂子，都連忙不讓他再說了，老明白慌忙站起來，伸頭向外望了一望，見着楊大噉的膀子，近耳朵悄悄的說：『小心點，路上說話，草裏有人哪，長鼻子來了，噉個旁的呱呱！』楊大噉冷笑了一聲說：『嘿！吊毛灰！來了個吃鼻涕拉膿的廢料，就嚇成這個樣子！』正說着，果然長鼻子急急忙忙走進門來，今天他的鼻子又長又紅，敢說長鼻子是個做什麼的呢？諸位明公不知，聽我一言道來。

他也是四臭肉的種地戶 可是他自己覺着比人高

他常說會抱粗腿就有飯 又道是靠着大樹有柴燒

見東家作揖磕頭溜溝子 見窮人吹鬍瞪眼稱英豪

他眼中只是看起人三個 衆明公聽我一一說根苗

頭一個就是東家四臭肉 再往下何掌櫃和毛老道

只要是除了以上人三個 太平莊無人撐他眼睫毛

只因他舐脛眼子舐的好 四臭肉拿着好像狗一條

他在那徐家巷裏行了霸 成天價大搖大擺手插腰

話說長鼻子，十幾年來，在四臭肉面前溜溝子溜的挺好，可是對窮人佃戶，就疵牙扭嘴，愛熊誰就熊誰，因此別的佃戶都罵他，說他『吉離子飛到禿頭上——雀子不大，架了不小』，又說他鼻子長是給四臭肉舐脛舐的，他自己可是覺着自己了不起啦，常伸着大姆指頭對旁人說：『我啊！四老爺的大鷄，親自拿文明棍打過我的腦袋，不信看看我頭上這塊大疤，多洋氣，你們這些老鼠，只配毛老道的鞭子抽！』他說完以後，就拿下帽子來，叫人家看看頭上像大銅子一樣的那個明疤，他常替東家趕

集，回來吃一點殘茶剩飯，出門不抹嘴，見了人就叫看看他嘴上的油，還吹着說：『四奶奶親自端給我吃炒鷄片，不信，聞一聞，聞一聞。』莊裏的人都說他是『蛤蟆蝌子跟着團魚走』，硬充王八的孫子』，今天八路軍打開聚莊，四臭肉要搬家，可把他更忙壞了。

一整夜忙忙碌碌沒睡覺

約夥人快給東家把家搬

太平莊被他一夜全跑遍

雪地裏東跑西奔到處竄

莊東頭找着張大王老五

莊西頭又去叫起李老三

他把那周二胡七全埒到

衆個戶被他一夜都叫全

他這才對着衆人把話講

你看他疵牙扭嘴裝洋鱉

叫衆人你們都要聽明白

今晚上要給東家把家搬

那一個要是不來好上幹

到明天揭鍋鎖門不放寬

長鼻子吹鬍瞪眼講一遍

衆個戶嘴裏不說心裏煩

話說長鼻子一晚上東跑西顛，把全莊百多家個戶全全招呼起來去給東家搬家，他這才又邁開兩條狗腿，急急忙忙來到二麻子的閑屋裏，一進門兩手一『扎煞』說：『兄弟爺們，還不快跑，了——了——了——了——了！』楊大噠見此光景哈哈大笑說：『你看鼻子兄弟急的好像個吉巴子吊到油鍋裏，這是何苦！還是坐下聽我噠一段法國呱吧，法國的大姑娘長的真漂亮，一大羣圍着我，叫我跟她睡覺，我說馬里馬在呀，馬里馬在呀』，列位明公，敢說『馬里馬在』是什麼意思呢？前面已經提過，只因楊大噠年輕時曾發華工到過法國，『馬里馬在』是他胡編的一句法國話，故意鬧長鼻子的，這一回可把長鼻子急壞了，吶吶了半天說：『了不的了，了不的了，五老爺全家都搬光了，前樓院，後樓院都搬家了，你還

不快搬嗎？四老爺說：天明了八路共匪軍開過來，就要把你們殺光！雞狗不留，不殺的就一定是勾通八路的，五老爺回來也要殺，反正要快走快走，快走哇！」他一眼看見駱駝和老明白用手一指大聲罵道：「賊種羔子！東家忙的這個樣，你還在這裏怪自哩！」

長鼻子未曾開口氣昂昂 罵一聲賊種羔子聽端詳

今夜晚東家正要搬家眷 他要把金銀財寶都搬光

常言道養兵千日一時用 你為何東家有事躲一旁

咱東家養你養了好幾輩 今晚上用着你了反了腔

莫不是勾通八路想造反 五老爺回來叫你命不常

他這裏越說越惱越生氣 一伸手抓住駱駝摔一旁

老明白害怕有事溜出去 二瘋子假裝肚疼光喊娘

長鼻子一行罵着揚長去 楊大啦把嘴一裂又開腔

話說長鼻子來到二瘋子的閑屋裏，連吵加罵鬧了一陣，把一屋人都鬧散了，他自己也一行罵着走了，屋裏還只剩下二瘋子和楊大啦兩人，楊大啦慢慢的抽着旱烟，長嘆了一口氣說：「真他媽的癩蛤蟆爬到脚面上——不咬人惡應人，走他媽的就走吧，咱們反正這兩個肩膀扛着一個腦袋，人到那裏，家到那裏，可別弄上個勾通八路的名字，丟了這個吃飯的傢伙！」二瘋子哼了一聲說：「吊！腦袋砍了疏大一個疤，我看這回八路準能打開梁莊，等等再說吧。」楊大啦說：「老弟，你聽啊！」

常言道看風駛船真不假 又道是光棍不吃眼前虧

叫我說不如暫時躲一躲 看一看八路漢奸誰勝誰

倘若是一路准能站的住，那時候咱們再把家來歸。

楊大啦正在這裏出主義，屋門外連聲怪叫似沉雷。

真聽得牛角吹的嗚嗚響，又聽得吵吵嚷嚷喊成堆。

禍害精怒目揚頭往前走，毛老道手提皮鞭在後隨。

楊大啦見勢不好揚長去，二瘋子邁開大步一溜飛。

眼睜睜目下就是一場鬧，衆明公要聽詳細下一回。

## 第二回

二同志初上太平莊  
毛老道造謠嚇佃戶

翻身歌（一）誰養活誰呀？大家來談一談，沒有咱出力人，糧食不會往外鑽，耕、種、鋤、割，全靠咱們下力幹，起五更，睡半夜，一粒糧一滴汗，地主不費力，糧食堆成山。

閑言道罷，書接上回，話說二瘋子，楊大啦，二人正然談話，忽聽的門外吵吵嚷嚷牛角吹的嗚嗚的，楊大啦出門一看，吹牛角的是毛老道的小爪子，有名的禍害，毛老道跟在後面，連聲怪喊：『老少爺們！了不的啦！快跑啊，匪軍快進莊了，見大人就殺呀，見女人就姦哪！見小孩就活吃啊！八路軍站不住啊！司令團長。過兩天就要打回來了！誰勾通八路就要殺頭啊！司令說過：誰跟八路軍說一句話，就殺誰的頭，快跑啊！匪軍佔了梁莊，快進咱莊了！』毛老道簡直好像一個瘋了的毛猴子，叫的那個怪腔，真是雞聽，醉的東張西歪，右手提着酒瓶，左手拿着鞭子，一路走一路吆喝，列位明

公，敢說毛老道是誰呢；這人姓王，是五花蛇的本家，論行輩，比五花蛇還上兩輩，他生的又黑又胖，滿臉滿嘴的黑毛，一雙鷹眼，斜瞪着看人，蒜頭鼻子，一『出』一『出』的，天天掛搭着臉，好像有人該他二百一樣，他沾了姓王的光，當了個看青的頭目，每年光青糧就分六十多口袋，成天價無惡不作，衆位明公不知聽我慢慢的道來呀。

他本是四臭肉的一狗腿

他對那窮人似戶甚是兇

每日裏帶領狐羣和狗黨

到處裏橫行霸道胡亂行

到誰家吃飯還得坐上坐

吃完了分文不給還發熊

不管他酒舖肉舖燒餅舖

也不管本錢大小撐不撐

他自己天天白吃還不算

臨走時還得搶着回家中

你若是分文不要還罷了

若要是提起要錢惹災星

他常說他是王家御貓子

太平莊全是老鼠瞎無能

成天價燒酒吃的薰薰醉

滿莊裏亂找斜氣亂發瘋

窮人們誰都吓的得得戰

見了而誰敢不把二爺稱

若要是有人一時冒犯他

好可怕皮鞭舉起不留情

再不然東家面前說句話

第二天揭鍋鎖門待不成

話說毛老道在太平莊，成天歪戴着帽子，指東打東，指西打西，無人敢惹！因爲他生的滿臉黑毛，一幅兇像，渾身妖氣，所以莊裏給他起了一個外號叫『毛老道』，今天他踢拉着老棉鞋，真是吓瘋了，他一輩子也沒見過翰林府裏這樣的慌亂，他怕天下真要變，怕他的紅運真要倒，喝了半瓶酒，

奉四臭肉的命令，在大雪地裏吆喝，一路走，一路喊：『了不得了！可要變天了！八路來了要殺的鷄狗不留哇！趕快跑哇！趕快跑哇！』他鬼哭狼嚎的那個怪腔，好驚人哪！

毛老道一路走來一路喊 好像那鬼哭狼嚎令人驚

若要是那個走的慢一步 好厲害皮鞭落身上青

這時徐駱駝的老婆嚴冬天裏穿着一條破褲子和一個破褂子，還遮不住身體，他的小孩沒有褲子，還躺在炕上，毛老道派禍害挨家搜查，誰不跑就是勾通八路，禍害搜查到駱駝家一看，心中大怒，不由分說，伸手抓住小孩的兩腿說了聲：『給我去他娘的吧！』古冬一聲，摔在雪裏。

禍害精抓住小孩猛一送 古冬冬落在門外大雪中

徐大嫂心如刀攪不敢喊 那小孩抓地沒命大放聲

禍害精槐木棍子往空舉 惡狠狠照着大嫂下絕情

徐大嫂捨了孩子往外跑 全莊裏男女老少一齊擁

衆百姓又是害餓又是冷 一個個又是掛家又心驚

只聽的大人小孩齊哭叫 到處裏悽悽慘慘好傷情

毛老道手提皮鞭隨後趕 那一個走的慢了就不行

他說道誰走慢了通八路 五老爺回來跟你把賬清

太平莊忽忽隆隆鬧一夜 翰林府前併樓院都搬空

話說太平莊呼隆隆搬了一整夜，可是真正搬了的，只有翰林府和前後兩樓院，他們都跟着剝皮司令和抽筋團長搬到臨沂城根裏去了，別的大家小戶，有的到北邊親戚家躲避幾天，有的到外邊轉一

轉就回來了，可是這一鬧，弄的好幾天人心還是不安，王家園子裏一陣一陣的傳出謠言來說：「八路軍先甜後苦哇！」「八路軍是妖怪呀，那些白面書生是妖魔變的呀，甜言蜜語假裝的呀，說不定那一天現了原形，青臉紅髮巨口獠牙，殺大人吃小孩，了不得呀！」「八路軍站不住哇，李司令，王團長，過幾天就發大皇軍來呀！」「誰勾通八路，就要碎屍萬段哪！」可是，全莊窮人佃戶們，也到處唧唧咕咕談論起來了。

衆人們唧唧咕咕胡談論

到處裏七言八語說短長

這個說八路真是天兵將

那個道凡兵那能這樣強

這個說鬼子古弄兩三載

那個道一夜工夫亡了涼

這個說高大砲樓三十六

那個道一下炸的吊蛋光

這個說好厲害的電氣炮

那個道砲樓一見上天堂

有的伸着舌頭說：「那個殺人不眨眼的小舅子陳連長，一個排，都到他乾老娘家喝粥去了。」

這個說活捉漢奸二百五

那個道三百二三還許強

這個說八路隊伍真是好

那個道當着百姓如爹娘

有的老媽媽說：「咳，我聽着小孩他舅說，當兵的還給莊戶人家挑水呢！」

這個說舒坦日子快來到

那個道就怕鬼子再掃蕩

且不言衆人這裏胡談論

咱再把工作同志表一場

話說太平區農救會的工作同志，老早就知道太平莊很複雜，又是漢奸抽筋團長的家，幹漢奸隊的有好幾十口子，這回軍隊打梁莊據點，旁的莊的老百姓都去幫忙——抬担架、拆砲樓，歡迎八路軍，

只有太平莊，一個人毛也沒見，因此特專派老張和老邵二位工作同志，到太平莊去調查情況，開關工作，二人從梁莊起身，不多一時，就來到太平莊，進的莊去一看，好不叫人吃驚啊！」

他二人舉目留神看端詳

打量這遠近聞名太平莊

一座座油漆大門掛金匾

一處處青堂瓦舍甚輝煌

一邊廂高樓大廈多威武

另一邊破屋漏院好淒涼

他二人穿街越巷逛一遍

看不見一個人影在那廂

他二人一行走着正焦燥

猛一拐看見一人走慌忙

話說二人一行走着，心中正然焦燥，忽然一拐牆角，看見一人慌慌張張從西巷子裏出來，細打量：這人面黃肌瘦眼皮發青，好像沒有眼珠，穿着一件破襖褂子襖補釘羅補釘，束了一根草繩，腰裏的好像個大蝦米一樣，列位明公敢說這人是誰？原來這正是駱駝徐東，只因昨天他的小孩被禍害光着，跌摔到雪裏中了風寒，一晚上昏迷不醒，他剛才熬些水給小孩出了汗出來，所以頭頭遇上二位工作同志。閉語少敘，話說徐東抬頭一看，是兩個便衣八路，吓的他戰戰兢兢，回頭就跑，老張一看心中着急連忙喊道：「三哥！不要跑！俺也是莊戶人呀！」誰知道徐東一聽跑的越快了，老邵一看更急，撒腿隨後就追，大聲喝道：「站住三哥！俺八路軍不吃人呀！」徐東一聽「吃人」心裏更慌了，撲通一交跌在了就地。

徐駱駝一聽吃人兩個字

只吓的渾身發軟節了韃

古冬冬一交跌在流平地

一陣陣嘴唇發青面發黃

腿肚子一陣一陣朝前轉

頭頂裏一陣一陣光發涼



他想到這回可是完了命 不住的口口聲聲喊親娘

張同志見此光景趕上去 急忙扶扶將起來說喘詳

話說老張見這光景，急忙趕上去把他扶起來說：『吓成這個樣子，不是自找苦吃嗎？不要害怕，我們都是一樣的人呀！我問你，村長在那裏住？』徐東吓的直瞪着兩眼，小眼亂顫顫，半天才像蚊子樣哼哼着說：『老總，我聽不清啊！』老張替他拍了拍身上的土，慢聲慢語的說：『不用怕，三哥，我是問你村長啊，不懂嗎？就是莊長啊！辦公的呀！莊長，不懂嗎？』徐東又哼哼了半天說：『噢，莊長嗎？俺莊戶人家那裏知道啊！』老邵聽說火了，用手一指大聲喝道：『你不用反穿皮馬褂子裝羊了！當莊的人還能不知道莊長嗎？』徐東一聽更慌了，老張連忙向老邵擺了擺手，還是笑迷迷的問道：『三哥，你貴姓啊？』徐東說：『你問我貴姓嗎？我，稱不起貴姓，免貴姓徐啊！』老張又問：『大號呢？』徐東說：『窮人那有大號啊！』老張說：『總得有個名字嗎？』徐東又哼哼了半天說：『我叫徐東啊！』老張把他拉到一旁，找了塊石頭坐下，三個人就慢慢的啦起家常呱來了。

他三人坐在一處把話談 二同志家長裏短問一番

他二人一句一句慢慢問 徐駱駝支吾一句想半天

他那裏一行談着心害怕 不住的上來下去打算盤

他恐怕八路不知好和歹 說錯了自己性命不周全

又恐怕一時被人看見了 加上個勾通八路不是玩

五老爺回來定然砍腦袋 真正是心中左右兩爲難

他這裏一陣一陣光想走 急煎煎渾身好像坐針氈